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庚子使館被圍記

陳詒先 陳冷汰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庚子使館被圍記

## 序一

前譯慈禧外紀其中景善日記述庚子年事最詳然皆屬於中國政府一面者也使館圍攻之情形則略焉今秋中華書局戴君復持此書見示閱竟知作者即當時使館中之一人親居圍困之中且曾執鎗以與防守之役者述其所歷都爲三卷上卷述事前驚恐之情中卷述圍中攻守之事下卷述聯軍騷擾之狀日日記之纖悉無遺令閱者如身歷其境極饒趣味今一依原文譯出雖有嫌繁瑣之處亦不之削以存其真與景善日記比而觀之則庚子年內外情事皆盡之矣而未卷尤有關係今之新學家每謂白人行軍爲文明之師觀此書所載聯軍騷擾之狀其文明爲何如耶且出之彼族之口尤爲確鑿無誣吾國人其詳觀之外兵之入國中其殘酷侮辱有如此可不懼哉

乙卯年十二月朔冷汰識

## 序二

庚子拳亂乃中國未有之變局雖親貴諸人之誤國而當時各國公使處置之不善積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年民敷案件辦理之不平亦足以激人心之憤怒小民無知挺而走險其事至愚其情亦可憫也此書雖時有責備使館當局者之言猶未能推及其真因惟秉筆直書無所隱諱於聯軍入京騷擾之實况尤爲詳盡外人記庚子書中最稱善本在歐洲已十餘版其風行可知而吾國人尙未之見今承中華書局之請與冷汰共譯之天下之事無論巨細其真情雖暫能掩蓋於一時終必暴露於世界於此尤可以見公道之不泯焉

乙卯年冬月陳詒先識



## 原序

此書記一千九百年北京夏秋之事。作者會親歷其間。據目之所親者而述之。每日每時之情形。詳載無遺。當其時。中國都城。處於驚風駭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雖英國適有南非之戰。世人亦暫忘之。其事之重要離奇。可以想見。披此詳細之記載。殊覺有味也。此書出版雖遲。關係頗重。其最要者。約有數事。第一可以見其時拳匪瘋狂之真象。當使館未被圍困之先。其兆已甚顯明。各公使尙無預備。及至危急之秋。而彼此猜忌仇恨之情。仍復如故。僅因中國政府之遊移不定。乃得免於全體之覆沒耳。第二可見列強在遠東間彼此之誤解。此誤解乃歐洲人士。認爲無關重要者。不知其關係實大。觀於此書。當可恍然覺悟而力去之矣。第三可見歐洲聯軍到北京後。搶劫情形。野蠻腐敗。一至於此。軍法一懈。各軍隊卽漫無紀律。幾於無事不可爲者。各國之人皆然。觀於此書。則公私記載中。彼此詆毀譏諷之辭。可以休矣。今日學者。皆言世界已進於文明。古代戰爭中野蠻之狀。將不復見。今請其詳細觀之。果文明耶。野蠻耶。擄掠奸淫之事。仍爲軍隊之恆態。唯恃執法者嚴懲無私。始能戢之耳。第四歐人皆謂派

往東方之代表。只須二等人。才即足。今可嚴詰之。此意是否錯誤乎。觀此書所述之情形。則爲中國使臣者。必須其聰明才略。足以轉移事勢。而不爲事勢所轉移。乃能勝任。已無疑義。非有敏活堅強之腕。不能當此艱鉅變幻之局也。第五歐人皆謂觀於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國以大軍圍攻區區之使館而不能克。可見兵力之弱。衆口一辭。其意堅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誤。觀於此書即可知之。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當時中國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勢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而使凶暴者自敗。此亦不可不知者也。英國在東方之外交。曾有一時呈極鈍拙之象。亦觀於此書而知之。記載北京圍攻使館之書。固有多種。泰晤士報通信員莫理遜博士。曾告予在彼書室之中。但以英文而論。記載此事者。即有四十三種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隱諱。或不完全。均不如此書遠甚。除中國北京曾親觀其事之人以外。世人明此中之真象者實少。兩部較好之書。一即莫理遜博士之所著。一即法公使對其政府之報告。然此二書亦但述其緊要之事。於內部詳細之情形。仍未道及。且於其最堪注意者。無一字及之。即聯軍之劫掠是也。此可

駭可恥之事。有一幕遮之。世人知者甚少。此書始將其幕揭去。此親歷目擊之人。本事直書。無所隱諱。今爲印出。尙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刪減者。然卽所留存。亦足令人閱之而驚駭矣。此親歷目擊人之所記述。無論如何愚拙。或其意見亦不無少偏。然均係真實之事。較之臆度及欺瞞者。固自不同。後之作史者。可以參考而改正其錯誤矣。今其事雖已成陳迹。想閱之者。必仍覺其有味。觀其所記。如事前之恐慌。防禦之薄弱。守兵之困苦。以及戰爭之忽起忽停。外交之變幻離奇。盼望援軍之焦悶。及其後之忽然而至。種種情事。令閱者如身歷其境。亦隨之而驚憂悲喜焉。至於解圍之後。聯軍肆行擄掠。其貪慾之重。實爲可怖。殺人放火。強奸豪奪。無所不有。作者以其隨時所見所歷。竭力記出。繪影繪聲。歷歷如視。若有缺漏。則編定者之過也。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遠留存。與印度變亂之事。同皆歷史中少見之事。今日遠東風雲未已。吾人將此故事。重溫一遍。未必無益。此書所記。多有未經人道者。如人當圍困中之心理。皆曲曲傳出。圍困之事。實爲辨別人才。磨練志氣之爐。此人人所當知之者也。

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撲笛南姆威爾 B. L. Putnam West. 記於中國





# 庚子使館被圍記

## 第一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十二號

此時天氣漸熱。予所居之地。當緯綫四十度。雖在西歷五月。而氣候已覺炎燥。令人難耐。此地灰塵極重。且以質黑著名。每起大風。則由地直捲而上。仰視天日。頓成愁慘之色。撲人口鼻。衣履皆滿。此初至中國北京者。無不言之而攢眉者也。中國北方。除夏季雨水略多外。不見日光之時甚少。大風揚塵。日光既爲之蔽。而無風之時。灰塵亦不能免。蓋一年三百六十餘日之中。難遇天宇澄清之數日也。其在四達之衢。及城門之間。則重笨之騾車。擁腫之駱駝。往來交錯。時時擠塞。不能通行。車馬既衆。則灰塵亦愈甚。吾人居於此間。似無衛生之可言矣。但此可憎之灰塵。亦微有益處。其嗆入人喉。固極難受。然亦陰彼微生物。使難滋生也。以上乃中國北京之實情。蓋地近沙漠。無怪其然。而今年天氣較往歲尤爲乾燥。故灰塵亦愈重。歐人居者。尤爲苦之。當此之時。有一新發生之事。如一縷微雲。起於天末。雖其後將籠罩大地。使人間成陰翳之世。而此時則

甚微細。皆不之覺也。是事在山東省。距威海衛不及千里。起有匪亂。由十二英人率黃種之兵六百勦平之。德人因此懷忌於英。蓋彼視山東省爲德人勢力之範圍。不願英人插足於其間也。此事本極微末。然彼臂繫手釧。球術極劣之德武官。則表現其仇視英使館之態度。由聚會中察見之。英使館之俱樂部。有一特別之名曰冰房。吾人每日皆聚會於此。駐中國之德使。貌頗美麗。蔚藍之眼。修潔之鬚。態度沉靜。不發一言。望而知爲深心之人也。此時山東省新發生之義和拳匪。使館中並不注意。但偶一談及。且其時山東巡撫爲袁世凱。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學。其部下有精兵一萬。故吾人恃以無恐。但當時中國政治情形。實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覺此時之北京。非復中日戰事以前之北京矣。在中日戰事以前。吾人居此。宛若一快樂之家庭。當日只有使館十一處。及爲稅關領袖之老年赫德。又環遊地球之一二人而已。吾人每日優閒無所事事。唯游談宴會。馳馬擊球。以爲樂。公務甚爲輕簡。使館中人。皆戴特月 Tatoi 之帽。服老式之衣。彼此和好。坦白無間。及中日戰事以後。則情勢大變。俄羅斯首蹴其球。羣起競之。華俄道勝銀行。遂於此時出現於世。發起者爲彼大皮君。恆見其手挾灰色之皮夾。

面色黑黯。呈詭譎之容。往來於使館街中。人皆謂彼乃經濟界之魔王也。然不久在克細里會中。猶有報告此事之不確者。其詭譎如此。未幾而滿洲鐵路會社。又正式發表。其表面雖若正大無私。實則伏匿極大之陰謀。尙有其他報告之事。皆秘密重大者也。道勝銀行東清鐵路兩事既過。則有膠州灣事件。威海衛廣州灣事件。交涉情形極爲緊急。少年好事者。則用爲相見時談笑之資。當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中國政局生極大之變動。慈禧太后重執朝權。皇帝錮於瀛臺。人心惶懼。以情勢論之。使館應增其衛隊。且使久駐。以防事變。乃不但不增。且事過卽遣之使去。保護吾等之人。不在予等之側。而遠駐於海口。殊可異也。昔日余等所歷和樂之光陰。今已消滅。而日處於疑忌仇恨之中。各使皆互相嫉視。與前大異矣。當此氣候乾燥。灰塵障天之時。已極令人難耐。使館中人。則伏居高牆之內。以從事於詭譎猜忌之事。其居予等之外者。則爲內城喧雜之聲。至夜始息。蓋各城門至夜而閉。但至夜半。則守門旗卒。起於睡夢之中。開鑰啟城。惟見紅呢或藍呢之車。拖以肥碩之騾。羣向宮門而進。以備早朝。皆中國之大官也。有一使館中人。雖於城頭視之。言昨夜之車。較往日爲多。守門者或時止來車。

而詢之。其所見止此。但覺塵飛土揚。盤旋成陣。今日天氣極爲乾燥而已。

## 第二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四號

山東新起之匪。予等稱爲義和團。但言語之間。多呼爲拳民。以其字少便稱也。今日予等談論拳民之語甚多。蓋今日爲維多利亞女王萬壽之期。使館中鋪張甚盛。使臣捐廉設宴。款接賓客於花園中。各處皆懸中國之花燈。香檳成列。人皆開懷暢飲。樂此佳節。又聆赫德之中國音樂隊。當此良夜。燈光燦爛。口飲佳酒。耳聞佳樂。尙有何事挂於心乎。然觀於法使之容。使在會諸人。皆不能不爲之注意。予亦有所觸動。起而聽之。其初所聞。仍係陳舊之語。既而忽有一新奇之名稱。送入耳鼓。蓋拳民二字。第一次出現於法語中也。法使所言。足以使人傾聽。因中國多數之天主教士。皆在其管理之中。故其所發之言。極關重要也。彼所言者。乃北京大教士蒙雪惹佛君 *Monseigneur F.* 五月十九號致彼之信。距今不過五日。信中請派水兵四五十人。保護教堂。然此請求。經公使團之會議。斥爲荒謬而拒絕之。此大教士述其請求之理由。謂距京不及千里之地。已出現排外舉動。損傷頗大。又言及未來之危險。法公使語至此。面有憤怒之色。揚

其肥掌。默視諸人一周。其意似謂阻止水兵之來者。出於英使館也。語畢。即冷然而去。想又往發電矣。衆聞其語。皆爲不歡。然對於拳民。皆輕藐視之。不覺其重要。英國使館中人。雖已知其殺害內地教士。且知勃路克司在山東之被害。亦由彼等爲之。但英國人。乃不值錢者。其國中本有人滿之患。政府聞其教士在中國有交涉之事。或被傷害。不獨不理。而且怒之。故在中國橫死者亦日多。於是拳民遂由山東漸蔓延於直隸首都之地。歐洲各國。其半以英政府爲首。極言其不關重要。或以漠視之故。隱匿其事。此由予等電報以知之者。拳民勢力。已至涿州。東南去京城不過七十里。日驅教民而殺之。除蒙雪惹佛大教士外。無人注重之者。觀政府及使臣漠視之態度。彼大教士力請水兵以保護教徒。豈非甚愚。上帝之信徒。固分應殉道者。何乃不自知乎。盲目之公使。其胸中日盤旋於政治發生之情勢。不知另有一最可恐怖之事。已由胚胎而萌芽。而長成。將爲剝膚之災。而茫然莫覺也。無論外間之事如何。北京總安全無患。此乃今日衆人之共言。而無有疑之者。故予等歡宴既畢。羣作倦怠之容。各乘車而歸。不久即入睡夢之中。想諸人亦決無恐怖之夢。或夢及久居北方乾燥之天。使人煩惱耳。

## 第三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八號

今日爲何日乎。蓋距予等談述大教士之信。而譏笑法人輕浮易動之日。已踰四晝夜矣。此四晝夜之間。有何變動乎。蓋前此一縷之微雲。今已漸次發展。而障蔽大地之光綫矣。距今二三禮拜以前。所謂義和團者。固已漸漸蔓延。動人注意。然皆不過視爲一隅之變。微末之事。而今則何如。北京至保定之鐵道。已被拆毀。豐台車站。亦已被焚。其距北京僅六英里耳。大鐵橋亦炸毀。洋工程師皆逃入北京。尤可驚者。拳民之旗幟。已飄揚於空中。鮮紅之布。大書扶清滅洋四字。彷彿吾歐人之血所染也。其在涿州。則中國官員。雖親見拳民練習之狀。情形怪異。甚爲可怕。拳民首領。當衆人之前。以火藥實入鎗中。而落其塞。又加以彈。舉鎗作勢。以告大衆。衆人但見火光爆發。轟然作响。而當前之拳民。安然無恙。則羣相驚異。謂拳民真有避鎗破之神術。譁然讚美。不知其鎗塞已落。先雖以彈實入。而放時則已脫出。但其手術甚巧。而人不及知耳。拳民聚集既衆。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各處鄉村。排外之舉。日益興盛。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致紅布價格。爲之頓昂。蓋直隸一省。均已風靡。羣知變亂。卽在目前。此皆予等得之於中國。

之友者也。然十一國使館中人。則伏居深廈之內。外聞奇異之故事。內則秘密籌思。如何出奇制勝。使政局一新。以使己國政府。知其駐華外交家手段之敏活。實則自法使館之及君。及斯拉夫皮君。離去北京後。北京已無一敏活之外交家矣。北京必安全無患。此猶爲吾人今日公共之言。但因無知之婦人孺子恐懼之故。不得不召集衛兵。於是此事遂經公使團之會議而決行之。至下午則各拍電報。以報告此事。而召其衛兵。各國衛兵。均居於大沽口外之船上。接電即可來京。皆謂衛兵一到。即無事矣。十一國公使。除開以上之聯合會外。又各電告政府。述中國之新聞。各人私心揣量。不知後此果有變動否。時倫敦外務部。即維多利亞女王之大臣沙禮士侯。有電報來。言舉民事。彼已厭聞。勿庸再述矣。南非戰爭。非仍未止乎。即此一事。非已使英國處於困難之域乎。當此之時。而英國之外務部。發來如此之電文。誠不知其何心。真令人閱之而激動也。歐洲政府。永不能知東方之實情。蓋東方之事。非可以溫和處之者也。巍然紅色之宮牆。峙立於日光中。吾人在使館門外。即可見之。據所得之報告。則此宮牆之中。其事亦變幻而無定。聰慧之慈禧太后。聞其臣下兩端之言。彼此迥無別。而各執其是。唯在



太后之裁斷耳。想太后當能出其智慧。以斷定此事之不祥。必無良好之結果。蓋太后深明歷代之變故。不同常人也。太后時召皮硝李而詢之。太后喜聞小話。故此太監之權頗重。太后召彼。使之探視外間之真情。慈禧性情頗急。當其年少之時。人皆稱爲俄國之加色林。蓋具滿洲剛烈之質。喜執政權者也。皮硝李以一皮匠之子。入宮爲太監。漸得太后之寵任。遂執宮中之大權。此次奉命往端王邸。端王卽新立大阿哥之父也。邸中正開宴會。上坐者爲團中之老教師。正議率領拳民。揭旗以入內城之事。中國之政府。本爲昏愚柔弱。混合難糅之政府。今則與拳團合而爲一矣。皮硝李靜聆彼等之言。暗自籌度。蓋李乃具有轉移太后意志之權者也。此太監疑信參半。時時詢問團中之事。彼等則大肆誇張。言拳民如何衆多。人心如何歸服。聲勢如何盛大。法術如何神異。滔滔不絕。皮硝李仍不甚信。遂辭去。於是上諭連翩而下。宮門抄當差之人。不復似昔日之緩步安詳。與朋友且談且行之狀。唯見其手執印刷之上諭。以粗重之音。嗚行路之人曰。駁開躲開。要緊公事。據各方面觀之。皆若有重大之事者。街市中時見慌亂之狀。似爲事變之先兆。其情狀已漸明矣。洋鬼子三字之口號。已異口同聲矣。觀此氣

象實不佳妙。但吾人已召集衛隊。不久即可無事。以上所記。乃內地之報告。此時各使館仍鎮靜如常。惟法公使館前時有亂雜之狀。然亦不過天主教士請求四五十名水兵之小事。非有他也。彼蒙雪惹佛君。真一囉唆之人哉。

#### 第四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三十一號

予等今日晚餐。有美酒佳肴。飲啖至酣。與宴之人。雖不甚多。亦不爲少。共有一十八人。公使夫婦皆在座。以嚴重之態度。講述中國現在之情形。終席皆談拳民之事。公使極好談論。其演說時。常作手勢。其夫人則面現憂色。時有嘆息之聲。質言之。環遶於予等周圍之情勢。實甚可怖。據公使之言。則事變之來。未可逆料。北京或有一日。忽起殺戮之事。中國政府已現瘋狂之狀。予等隨飲隨談。議論至多。及終席。公使亦數露恐懼之容。予等則痛飲狂啖。意氣興奮。此席間之情狀也。然轉瞬而情狀大異矣。蓋今早自天津來電。言衛隊正上火車。其後又得消息。言衛隊業已啟程。然吾等晚餐既畢。將近十時。而音信杳然。衆皆猜疑不定。又久之而不見。至於是。最初銳氣。消磨都盡。雖九門提督有正式通告。言使館衛隊。或到京稍遲。前門應緩關閉。然當事者若久候不耐。變爲

憤怒。立刻闢其城門。則衝突卽不能免。予等設想至此。尤覺不安。各婦女尤不絕吁嗟之聲。正凝望欲絕時。見一人手執一單。上書各衛隊之數。由前門送來。蓋衛隊已至矣。衆乃大悅。立時恢復其銳氣。此時情狀。乃予所永記不忘者。其後聞公使批君言。彼得一消息。不敢告人。卽彼之書記。亦未告之也。單上只載英法俄意美日本各國之衛隊。德奧二國尙未到。皆謂再歷數小時。將另搭一車至矣。於是予等得一重要之判定。蓋衛隊猶能通行無阻。安抵北京。可見中國政府。雖意志難測。此時猶未決定行之也。衆心既安。議論復起。然久之亦自覺其無謂。蓋所談多係贅辭也。予等之希望。卽恃此衛隊。以維持大局之安全。於是先出至法使館。見法國衛隊。僅爲兵船之水手。彼等正執刷刷衣上之灰塵。雜以詬訾之聲。又見蒙雪惹佛君所領之教士二人。坐於院中。耐心以候公使之歸。予復聞此二人。乃要求明日派水手廿五人至教堂。非得允許。則不肯歸也。各使館中情形。大概相同。各衛兵皆力刷牙上之灰塵。互相道賀。其所以欣喜之故。或因久處船中。一旦遷至岸上。志意舒展乎。或彼等聞人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國政變時。派來北京之衛兵。除他食外。毫無事事。極其快樂。而羨慕之乎。彼等蓋茫然

不知時局之危險也。是夜予乃知衛兵在天津啟行時。曾有小小衝突之事。蓋英國先議定調衛兵七十五人。後欲增至百人。中國不允。不肯開車。英國船長。雖以言恐喝。終無所用。卒從原議。自衛兵到後。衆皆欣悅。或散步。或飲酒。皆言今無事矣。獨予憶此月爲六月。乃歷史中多事之月。不覺復起憂念。天氣又極燥熱。似此後仍不免有事變者。予殊嫌衛隊之數太少也。

### 第五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四號

今日爲六月四號矣。予等所歷之光陰。奇怪不可思議。以前每日爲二十四點鐘。今則至少有四十二點鐘。與往常大不相同。何以有此等奇事。殊莫明其所以然。若謂變局。此時亦尙未見有何確定之變局。吾人之身體。固依然如故。日常之生活。亦依然如故。惟所掛之晴雨表。寒暑表。似已亂其升降。陳設之鐘。其彈簧機器。固與平常之鐘表無異。但已變每日二十四點鐘。爲至少有四十二點鐘之長。豈非奇怪不可思議之事乎。此奇怪之理。唯印度哲學。似有一綫之明。其言曰。是卽非。是非卽是。汝平日所不解者。今可悟矣。或者因謠言之來。頃刻變換。忽然如海潮之洶湧。忽然消滅而無跡。其變

幻之捷。遂使一定之時辰。分爲無數之段落。而覺其特長乎。要之時光長短。本無一定。人覺其長卽長。人覺其短卽短。所謂萬事皆由心造也。予等有時心房跳動甚速。有時則又歡悅以啖點心。或大餐。如有食物未冰好者。仍喝罵僕侍。如平日安閒之狀。予等之僕。或爲漢人。或爲滿人。大抵皆天主教徒。其態度亦與平日無異。不動聲色。亦無憤恨之狀。彼等等候消息。較西方人之耐煩者。更爲耐煩。但亦略有抑鬱之態。側耳張目。以候謠言之來。欲知消息之確否。予等自早至晚。恆似有極鉅極慘之事。在其後者。時皆可忽然發生。雖不敢以己之所思。告於他人。而此等思想。則人人有之。恆往來於心而不絕。蓋風潮果忽然而至者。將頓成陰慘之象。其勢殊爲可怖也。予等之僕。所言亦然。北京巨室之僕從。多爲旗人。爲從龍之嫡嗣。但彼等雖爲滿人。或竟爲紅帶子。而其爲予等僕從。則甚親暱。予等甚於親暱。彼等之同族。此事甚奇。實則彼等乃天主教徒。歷來已久。當舊瑞嗣 Jesuits 一派。盛行於中國之時。彼等祖先卽已從之。蓋自匪比史梯 Verbiest 史茄累 Scholl 之時而已然矣。每逢禮拜及節日。則彼等羣趨大教師之北方教堂。參與舉聖體 The elevation of the Host 之禮節。愛其教主。乃過於

愛其朝廷也。予等之滿洲僕從。乃謠言之介紹者。凡有風說。彼等皆謂爲實事。且言予等若不急急防備。則均不免於死矣。北京有天主教堂三處。皆在通衢之中。其四旁之衙衛。多爲教徒所居。家家皆被基督教之吸力者。數禮拜之前。日見其同教之人。由鄉間逃來。其苦萬狀。匆遽逃生。錢既不多。衣物亦不備。多希望北京爲安全之地。來者絡繹不絕。但既到以後。其所受之憐恤。不如彼等心中之所期望。蓋北京天主教。乃教派之最古者。其掌教態度尊嚴。待彼新入教者。恆藐視之。然於其所傳述之新聞。則皆信以爲實。故彼等出外。必到處刺探新聞。歸而夾雜報告之。其所報告。如鐘擺然。忽向於此。忽移於彼。有時風聲極惡。有時又頗輕緩。使人心志淆惑。猜疑不定。現在所聞如此。不知十分鐘後。又作何狀。唯有制持其心。安靜無躁。否則亦唯隨之搖擺而已。予之僕從。爲一滿人。亦與其他滿人爲伴侶。其朋友或爲宮門之看守者。彼等出入宮門。傳播消息。如火之延燒。滿城皆震。拳民必恃政府之助力。現在之北京政府。則尙在作勢而未動之中。因宮中猶審慎而未決也。至下午。得一消息。言太后在頤和園。不在城中。董福祥帥其兇猛可畏之甘勇。亦於使館衛隊到京之前兩日。開出城外。駐紮於頤和園。

側因見其軍隊之旗幟以黑藍布爲底而大書紅字者。飄揚於山下。故知之也。董福祥乃一頑固凶橫之人。數年以前。平定甘肅甘匪。手段極爲殘忍。至今人猶記之。此時之皮硝李。則到處皆見其足跡。時而來京。時而在圍。此人財產極富。現處於危險之域。北京人皆謂其必將自誤。彼非至性命將失時。不肯捨棄其財產也。頤和園距京不過十二英里。登城西望。隱約見之。此手執大權之太監。往來並不坐車。恆跨一極佳之黑驢。人人皆探聽太后已與端王同意否。因此乃最要之關鍵也。又皆探聽皮硝李已與拳黨首領。秘開談判否。有一太監之家人。對人曰。是的。又有一太監之妻。住於南禮拜堂之附近者。更力言其是。此乃予之僕從告予者。予以上非言太監之家眷乎。聞者必以予爲發狂。實則中國太監。皆有家眷。聞者必謂太監既已成爲不男不女之身。何能有家眷。予將以予之所聞於師者。告諸閱者。予師之言曰。彼太監雖不能人道。而最喜有家室。又好與兒童嬉戲。其妻雖不能生育。恆買窮人子女撫育之。遂以爲繼嗣。故太監死後。亦有子孫以接續其香煙也。在此奇異不可思議之北京。卽太監亦可爲人之祖宗。予書記載至此。已出本題之外矣。上所言太監之妻。居於禮拜堂之附近者。時與天

主教人閒話。故予等每日亦獲得許多之新聞。彼鄭重而言。總管太監已在城內。各事皆已定局。洋人均須處以死刑。至夜。予僕自外匆匆而入。兩眼直視。滿面驚慌。以破裂之聲大呼曰。先生。這回我自己看見了。有三大車。滿裝刀鎗。從哈達門進來。守門的兵阻住問他。他有順天府尹的護照。就讓他進來。人人都說現在到了。以上乃予僕之言。閱者尙奇怪予等之鐘表乎。此可怖之消息。若不止滅。則予等不能恢復其恆狀也。

## 第六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九號

今已漸至危急之時。無可疑矣。天津火車。日來到京。每每遲誤。今日竟不通行。無車到京。然自予等言之。則似此火車早已停止者。蓋每日四十二點鐘之難過。可以使人忘却各事。僅有危急之感覺而已。消息更爲險惡之時。卽身旁四周之情形。亦莫明其所。以然。僅見院中四面之高牆耳。今日火車。何故不通行乎。蓋炎炎之勢。業已逼近。若不停止。開行。必遭覆沒也。有一中國人。在鐵路中服務者。曾受西方之教育。今日在使館街中。談論大局之無望。勸各使館速電本國設法。前曾有上諭。命聶提督帶兵保護鐵路。聶提督乃一明達之人。其部下皆用新法操練之兵。然雖奉諭保護鐵路。毋使交通



斷絕。而仍無效。聶之部下。以欲試其新毛瑟 *Mausers* 之故。於兩日前。曾攻勦拳匪。此等拳匪。至京津路綫之一車站。欲行搶劫。正擬虐害站長。殺戮餘人。謂諸人皆吃洋鬼子飯者。而聶軍適至。遂驅而殺之。想聶之兵丁。亦非深惡拳匪。不過執鎗在手。遂樂得而殺人。然此乃予苛刻之解釋耳。今聶軍已開往天津北數里之蘆臺地方駐紮。傳聞以後再無攻勦之事故。更無維持治安之望矣。蓋京中袒護拳匪者。謂聶軍不應殺戮多人。照例遇此等事。不過對空放數鎗。喊吶一陣。搶奪旗幟數面。卽回營報告勝仗。豈令其真正勦殺乎。但以上之事。離北京尙遠。在北京之人。仍曰北京必安全無患。卽拳匪真正謀亂。亦不能傷害予等。然漸漸此等語調。雖與前無異。而言之者。已不甚氣壯。漸漸變爲官樣之語。蓋外面雖如此言。而苟於街市中。遇其親友。仍互道真事。而驚駭之也。北京情勢。今已不佳。然公文上仍十分平安。予等情形。則平日驕誇之氣。今已消滅無餘。凡事皆暫停止。唯等候事變之來。及記時候而已。予等今訪得一可靠之新聞。其事至確。蓋太后已由頤和園回京是也。但予等憂仍不釋。不知此消息究爲好象。抑爲壞象。紫禁城距使館甚近。卽在使館之西。見彼頑固凶橫之董福祥。騎馬後隨。旗幟

飄揚於道中。以顯蓋軍之威。其號手力揚其聲。似挾有殺伐之音者。觀此情狀。殊不能使人安心也。日間太后入城。尙未聞有謠言。至晚間。則謠言蜂湧而至。予亦無暇悉記。蓋其多過於予腹中所能貯也。今但略述之初。則跑馬場起火。在不滿一月以前。予等尙於場中跑馬爲樂。今則此行樂之場。已成灰燼矣。拳匪尙欲取予等之管理人。置諸燒紅之磚上。幸得鄰里來救。始免。今日之所謂拳民。已與平民無所分別。蓋已羣改其常度矣。此事已爲逼近之危險。其事甫畢。又有使館學生數人馳馬於城邊之沙地。公然有執鎗者圍攻之。數人力鞭其馬。並放手鎗。始免於難。此時人人皆帶有手鎗。以防身也。尙有更重要於此者。爲稅關領袖之老年赫德。已下其旗。其部下辦事之人。則召集之。予等使館。則共有水手五百人。擦其鎗管。分段駐守。在友誼國之都城。而有如此舉動。豈不大奇。每日之公事。仍照例發行。實則消息已極恐怖。但預備受中國政府所不能鎮壓之風潮而已。行路之人。皆側目而視。吾非言行路之人乎。閱者勿謂有許多行路之人。蓋中國人久已不敢行於使館街中。一若予等所居之地。有瘟疫之發生者。數禮拜前。街中擾擾之聲。今已靜寂無聞。偶有一二人行過。已等於空谷之足音矣。予

等今已爲北方中國民人之所呪罵。皆欲得而甘心。孰能知彼嗾近洋人者之命運乎。當予等游行於街市之時。已有一新鮮之別號。聞於耳鼓。蓋予等今不僅爲洋鬼子。已升高而得大毛子之名。此誠可以自驕者。毛乃禽獸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頭。故以毛子二字罵之。大字亦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尙有二三等之人。亦爲奉拳團者所同聲呪恨。則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號。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間接與洋人有關係者皆是也。茶館中昌言。凡官員家中。有少許西洋物件。卽爲三毛子。此龐大放任之國都。頗惡人談論國事。故平日凡公共場所。皆粘有莫談國事四字之紙條於壁間。人人皆莫敢輕犯。蓋犯之者。常被執至附近官廳打板子也。但今日則不然。人人皆昌言無忌矣。以此之故。雖極愚蠢之人。亦知將有可驚之事。出於排外舉動之外者。蓋昔日尙未有以用洋貨之人及與洋人往來者。置於排擊之列者。是風潮愈推而愈廣矣。今日天已黑暗。復聞驚人之消息。彼頑固凶橫之董福祥。率其甘勇。重入城中。駐紮於天壇先農壇前之空地。此事予將歡喜而言之。使館至此。始大震動。發急電與水師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爲時已晚矣。真太晚矣。予等僕從。有看守

宮門之友者。今夜皆談此事。且言之不已。蓋中國疎懶之政府。今已奮臂而起。不久將冒險而來攻。或即將來攻。欲踏予等爲肉泥。予等零星之同伴。渺小之衛隊。豈能當其一攻耶。予等至此。應如何悔恨前此信彼之過。如何責備予等之領袖耶。

### 第七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一號

閱者或未深明中國之都城。此城中所現之景象。有羣衆携械喊吶之聲。有意外可憐之事。如戲幕然。遂成此離奇變幻流血荒謬之都城也。予覺有事出現。將預備筆墨以書之。亦無可解釋其故者。閱者將詫予所言爲何事乎。蓋此中野蠻之象。藏伏未見。而其逐漸逼近之情形。必有暴發之一日。將索予等之生命也。予今有暇。將一述北京之歷史。其歷史至少已有二千年之久。聞人言耶穌降生前數百年。此地卽會建都。築此外城。但予觀漢人之於北京。不過以爲暫時聚集之地。並無何等重要之關係。此溫和良善之漢族。當五千年前。自麥所波臺米 Mesopotamia (亞洲之古國) 遷移而來。其武勇之性質。已一變爲文弱。今之北京。乃一種野蠻之種族。騎其壯馬。自北方而侵入者也。此地之歷史。只可謂其始於元代。彼蒙古人蓋爲一種之流寇。以劫掠爲生。既侵

入中國。遂置其武力於食稻衣錦之國土。據中國史書。當耶穌紀元以前。此等野蠻種族。常爲北邊之患。變封建爲郡縣之秦。始皇帝乃築萬里長城以禦之。當時只有此法。可以阻其侵。然此野蠻人。甚爲狡滑。常於窺城關口。乘隙而入。故長城歷代皆增築之。當西歷一千五百四十七年。明代又加築三百里。距初築之時。已二千年矣。明代乃以前漢族爲帝之最末者。於此可見中國北方之患。及其民人之爲何族也。中國歷代相承。常與北邊之匈奴戰。有時被其侵入。殘虐百姓。然不能久據。蓋中國時出偉人以驅逐之也。當十五世紀。阿梯那 *Attila* 及其種族蹂躪歐洲之時。此野蠻人亦同時侵入中國。皆上帝所降之真禍也。以此之故。中國本部。雖朝代屢變。都城屢遷。有時成一統之朝。有時成分裂之世。而其與北邊之匈奴爭。則接續不已。中國百姓。無論其政府何如。常順服之。而對於北邊之野人。則每力禦之。而不使入也。以深畏之故。數千年之謠語。至今猶存。卽不畏南方之雞。但懼北方之羊也。人人皆引用此言。予今日已聞之。二次矣。至十世紀時。北方蠻族。實始侵入。而據其地。卽所謂契丹是也。契丹自中滿洲起。攻破北京。而據爲都城。此種人爲和樂之族。然其輕視婦女。更甚漢人。書籍中曾載

有彼等割其妻妾之背。飲其血以助氣力之事。可以證之。契丹既據北京。建國號爲遼。凡二百餘年。漸漸同化於漢族。失其舊日之性質。遂亦不能禦新起之一族。卽金是也。金人據中國北方者數代。不久卽亡。十三世紀之初。成吉思汗生於陰寒無毛之興安山麓。聚合蒙古游牧之族。攻掃北京。逐金人而去之。建國號爲大元。此乃純粹之蒙古朝也。至此時。始有今日之北京城。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定北京爲國都。起建都城。此乃一千二百六十四年之事。古漢城爲長圓帶方之形。韃靼城則爲正方之形。包於古城之北。忽必烈建韃城於古城之北。而設置重防。如以箭鏃加於箭桿。且以北治南。亦起於忽必烈汗。以傳至於今日也。其後元代又亡。蓋彼離去沙漠馳逐之場。舍棄食血寢糞之習。而居於食稻衣錦之鄉。故獷悍之性。日漸消亡也。大游歷家馬哥波羅 *Marco Polo* 之游記。述蒙古朝宮庭之壯麗。建業規模之偉大。至爲詳盡。然極東之十三世紀。自遠勝於歐洲之十三世紀。此亦不待馬哥波羅之書而始知之。觀其所留貽於今日之建築物。雖受數百年風雨烈日之剝蝕。而其濶大之象。慘紅怪綠。著人眼簾。皆可告吾等以強武蒙人戰勝中國之舊跡也。元代之後。繼以明代。但其前北京之地。

爲滿蒙族所據者。已過四百年。明代之開國者。以欲遠於北邊之故。乃建都於長江之濱。卽今之南京是也。然至第三代。仍遷都於北京。此舉甚爲不利。不及百年。又有新興之族。起於滿洲。卽今日之皇室。發祥於長白山畔。而擴張其兵力於奉天東北之地。清代開國之君。努爾哈赤。力戰以征服各部。漸據遼東。以向北京。二千年之長城。阻遏匈奴者。亦阻遏滿洲之侵入。至於多次。清太祖取奉天而都之。不久卽崩。其子太宗嗣位。發揚太祖之功烈。繼續攻明。阻於山海關之險。乃思取成吉思汗之故道。由蒙古而南下。旣征服蒙古。與之聯婚。遂由北方侵入長城。有一次已至北京城下圍攻之。但自以力尙不足。遂仍班師而歸。太宗崩。繼位者爲五齡之幼帝。監國攝政王有出衆之才。適其時中國盜賊蠶起。李自成攻陷京城。明帝崇禎殉難。鎮守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請滿洲兵合力破賊。遂入關定鼎。於一千六百四十四年。登中國之帝座。是爲今日之皇室。凡此數百年戰爭之歷史。已明見於城坊宮殿廟宇各種紀念建築物之上。在予等所居之四周也。北京蓋中國之得惹雪(Delhi) (印度地方) 又爲嗜戰之族之墳墓也。外族侵入而建國者四次。然居之旣久。皆同化於漢族爲中國文明所征服。使主治者成

爲善良百姓之真奴僕耳。內城中建築雍和宮。聚集光頭喇嘛甚多。此朝廷羈縻西藏人。使其歸順。成爲半獨立國之效。附近宮牆之地。有理藩院。管理蒙古。分爲數盟。彼蒙古人仍逐水草而居。以顯其爲二百年前威加世界之遺裔。紫禁城之周圍。則爲六部九卿。以爲施政於各省之中樞。內城高五十尺。厚四十尺。周約二十餘英里。每一城門。則有一高大壯麗之城樓。環城及穿城而過者。有百年之河溝。設水門以啓閉之。並置鐵刺以爲防護。外城中則有天壇先農壇。其高入雲。於此禱告神祇。以保佑此衰弱而驕傲之中國。思之思之。不知曾經幾千萬已死之人之力。乃得成以上所述偉大之觀也。內城之隅。有古舊瑞第教派之建築物。Jesuit Observatory 中有法國路易所賜美麗雕龍之銅具。又有廟宇。中居數百披黃色袈裟或褐色袈裟之僧徒。皆自忽必烈時建立。以至於今者也。又有回教禮拜寺。每遇節日。則見戴藍色巾之中國回教徒。出入其中。皇宮則有硃紅盤龍之廊柱。及金絲相雜。彩繪輝煌之殿頂。而街市中每見銜接不斷之駱駝。緩步而行。上駝各種貨物。此自西方萬里之沙地。辛苦跋涉而來者也。又有奇異之轎。置於兩駝之間。有執兵之人送之。此亦由陝甘遠道而至者也。又有



蒙古市場。有光頭長袍之蒙人。呼賣獸肉。及他種貨物。又有姑蘇娟妙之女郎。髮光如鑑。香氣襲人。又有山東肥壯之挑水夫。薙髮匠。又有最饒地之廣東廚子。又有山西慳吝之票商。全國各處。皆以其特別之出產。輸於首都。其中央爲紫禁城。環以紅牆。內居熱血之滿洲妃嬪。及圓滑狡獪外爲狐媚。內藏奸詐之太監。宮門則有帶刀之侍衛。太后皇帝。則居於深宮之中。綜合以上種種。是爲中國之北京。予等大謬。將來之事。或且更謬。彼拳匪公然入城之舉。自係不確。然彼韃靼人之靈魂。所藏何事乎。予書至此。忽有一種慘烈之聲。來激予耳。蓋中國軍隊之笳聲也。聞此聲。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予已不能更書。卽出而問之。則不過滿軍一隊。吹號回營耳。但予心已爲擾亂。吾人當此心驚魄動之時。至不知何者爲信。何者爲懼。無論何事。皆覺謬誤。而尤以予每日所書之日記爲最也。

## 第八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十一號

當此之時。淡定懷疑恍惚之英使館。今亦覺有難於處置之事。予所書英使館六字之徽號。乃美使館阿史君所加者。此語所含呪怨之意味。上通於天。如北京灰塵之高也。